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九靈山房集卷十三

元 戴良 撰

吳游稿第六

序

送董郎中序

十數年前海内兵起生民塗炭樞密院判官穆爾古蘇公首率義從分鎮越江上守要害以禦暴立保障以生聚東南之民賴以休息者久之方是時士大夫咸聲隨

影附爭遊其門以自効若夫才識之優文藝之贍則未有過於董君正仲者矣君當院判官遇害之餘即率其士大夫之在越者來歸我相國我相國以武濟世以文經邦不愛玉帛車馬招納四方賢俊而才識文藝之士彬彬然為生民出者大抵多遊院判公之門藉院判公之門得美仕至於今不絕然特起驟為柄用者常因其才而不盡以院判公之故而其人猶曰吾常遊於院判公云耳則院判公之所與遊豈易得哉況遊於其門而

復以才特見柄用如董君者哉君由樞府都事為分省
員外尋拜公府長史擢樞府斷事官轉經歷所至甚宜
於職焯有譽聞今平章公開省臨安更新庶務思得宿
學重望諳練治道之人以長其幙府乃以便宜薦君為
左右司郎中將之官樞府諸僚友請為文以餞之夫千
里之駒誠駿矣然必育於范廐者為足貴千尋之木信
材矣然必產於鄧林者為足珍君以才識之優文藝之
贍早遊院判公之門是故不失為范廐之駒鄧林之木

矣今復當王事靡盬之秋而受我相之知遇將見鳴和鸞於衢路適繩墨於廟堂而范旣之所育鄧林之所産不虛辱也然吾聞臨安為東南一都會平章公以重兵臨方面當號令廣布之初政治更新之日其任為至大其責為至重贊之之方宜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源以救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為者君其勉之幙府者庶政之喉襟也而軍旅之事亦有與責矣况君居幙府之長而為其所柄

用者乎

送真郎中序

客省大使真保君拜江浙行中書左右司郎中君以名將相家仕於方面其居理官也則鞫獄平允民不稱寃其居客省也則宣導有儀等威有度甚為公相所器重至正甲辰秋令丞相開省臨安思得通習國典諳練治道之士以長其幙府顧視羣僚中惟君宜預是選遂以便宜薦居今職吾屬獲交於君既久且相好也故於其

行不可無一言以贈乃告之曰先平章公以名臣貴冑宿德碩才遭逢盛明廣大之日敭歷省臺秉麾授鉞者有年矣而顒顒卬卬如珪之粹如璋之美不以至正而加厲不以至明而加察通乎事物之變而不膠於心達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真古所謂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者矣君結髪侍左右薫蒸乎直温剛簡之德漸漬乎三德三行之訓其耳目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尊君親上字民馭吏之道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

君之居理官而獄訟平居容省而儀度舉有以致其公相之所采用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公子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公之在省臺也先公之流風善政没世不忘況臨安蓋嘗遥奉其約束旁沾其德化而民若吏至今思慕之不已君誠能以先公之治省臺者贊其在上之人而推廣之吾民其庶幾乎詩曰王命山甫纘戎祖考我國有矣又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君其勉乎哉

送楊都事序

楊君百川世為吳陵望族由諸生起家公府掾有能聲衆論賢之薦為江浙分省都事今以前職參贊右丞公軍府將行中吳大夫士與百川善者咸歌詩餞之而請余序之余曰方今海内多故兵戈四起方面大臣往往籍土地竭貨財招徠慓勇士務擊刺格鬬以為強軍中之氣凜然騰在人上士之圓冠大裾坐而堯言起而舜趨者雖風從霧集列處幙府下然皆噤口結舌惴惴莫敢出一語開陳古先王之道而為之裨贊當是時非明

憲度習文法周事情者不足以摇動之百川固世之圜冠而大裾者然起家公府掾則憲度明矣進擢都司則文法習矣以諸生走南北則事情周矣而又本之以職守將之以教令是行也吾見其出入鳳池從容虎帳彼之處尊位都重權者咸磨去圭角剗平畦岸不敢傲然自較其尊卑而古先王之治道庶可裨贊其一二矣况右丞公之守錢塘往往虚心多士屈巳下僚與向之處尊位都重權者異也嗚呼以百川之才之美而往贊右

丞公如決大川而注之海余尚何所容喙於其間哉

送馮員外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面皆為之設幙府以廣其贊助所以勗道勸德補政益治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然其為職亦甚難矣夫知之而必言巳所可為也言之而必從豈巳之所能哉上無必從之道則下有必失之患非謂之難而何雖然令之居是職者吾亦未見其為難也上之所行是耶則每徇之於外曰是巳嘗與損

益之云耳上之所行非耶則每怨之於内曰吾居人之下言不吾從行不吾專而力不吾敵與其立異而速悔曷若附和而取容苟焉以全吾位保吾禄而去是其為職也豈不易易哉余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當勉其所難而戒其所易能勉其難而戒其易斯無負國家置官之意矣馮君初以才辟淮省掾從仕照磨及檢校官後改浙省都事皆以善贊助稱今復以員外郎從平章公於臨安平章公以傑出之資負有為之志方將賢禮僚

屬訪問直道以一新其弊政君之往也吾見其無言不從無行不得雖不欲以易於其職者自處而亦無向之所謂難者矣君其勉之乎

送劉以順詩序

諮議番陽葉君有兄曰德齊者嘗以江西省員外郎分治廣海間後竟没身王事而諮議君莫知之也至正癸卯廣東舶商劉以順至三吳始持員外公故人書遺諮議君而告以員外死事諮議君捧書哭仆地絶而復蘇

者數四巳而進以順詢及其家人以順曰余不識員外公然聞員外死事彭夫人巳卒惟孤子肇慶在今亦莫知其所向矣諮議君收洑言曰我兄巳矣使是子而在則我兄雖死猶不死也雖然當烟瘴晦冥之際干戈紛擾之時而以眇焉獨繭之緒寄諸萬里外誰為我致之者終當棄官往訪以存我兄之後嗣言巳復哭之慟以順因亦泫然出洑為感動者久之既而曰余嘗以商事走湖海間見人視兄弟及兄弟之子往往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慼於其心而諮議君獨眷戀如是可謂義人矣余雖不敏獨不能感君之義以承君之諾乎諮議君拜且泣曰果能是吾將有以報子矣於是以順杭海而南抵惠州訪員外公門人故吏無在者已而聞諸道途之言始知葉氏孤流落州民朱氏家後以百計得之以順奮不顧身即手擕是子出入鯨波之中間關虎狼之境越萬里以歸之諮議君德之甚力挽以順留吳且將圖報於以順而以順竟擇日戒行李去之

不顧也諮議君方以髙才雅識佐令太尉丞相治吳進退人才直易易爾人咸謂以順小留諮議君必有以處以順者以順曰吾以感人之義不食人之諾而來事既已吾當歸爾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而已矣當慷慨恤人之孤不顧一已利害時但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絲毫邀報之心哉不然非有職司之責簡書之畏也而顧以六尺之軀自試於萬里不測之危地哉今世之士大夫食人之禄者亦多矣然或以

事適數百里外則戚戚焉而思引避者有矣或於事而無避然不免食人之諾者有矣能弗食人之諾或不無望報之心者有矣其聞以順之風亦可少愧哉以順行有日諮議君為裒詩餞之而屬余序其事於首簡如此

送錢參政詩序

昔者藩翰守臣多以武人為之安危大柄盡出於其手然後左右前後皆一時慓勇士惟知馳馬試劍擊刺以為強一有被儒服之人開口説仁義禮樂法令事則往

往拒絶勿使近故其流弊卒至驕蹇自恣甚至蔑棄約束盜有其衆以自私我相國痛懲前弊凡守疆場綰兵柄者始參用儒服之人使以仁義為干戈禮樂為甲冑法令為矢石是則安危大柄其遂倚重於儒臣矣乎淮安守者嘗踵故弊妄啟事造釁相國撫之以威惠鎮之以親兵而命淮省參政桐川錢公總治焉公以甲寅科南士第一名中選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後出使方面留掾行臺除浙省都事會淮安乏守遂以其省員外郎往

繼由貟外陞郎中由郎中擢太尉參軍後居太夫人憂於吳興僉謂士之身繫安危者古有起復之典又可聽其終喪而不強起之乎遂起授令職仍俾總治淮安以守其故地公引義固辭使者促上道至五六弗止公不得已乃墨衰經而就職於是戒塗有日中吳大夫士以韓昌黎送李尚書詩分韻賦古律餞之且謂余宜為文序諸首竊觀淮安統有兩淮之地凡十六郡其他名州壯縣蓋數十焉相國以重兵分鎮之帶甲之士動十萬

計其土地之廣兵戎之衆誠非他郡府所及然當百戰之餘人民流散田業多荒而生意盖蕭然矣其所仰給者不過東南之餱糧轉輸之事雖日月相繼而從軍吏士猶蔬豆疏惡有辛苦無聊之心為今之計莫若寓兵於農興屯田之政為富國之本使吾之將士得以坐享其成利於是乎椎牛釃酒豐犒部曲而休養之以固其軍心以增其士氣庶可用之於戰守則屯田豈非今日之急務乎嗚呼若公者其亦有見於此乎公之守淮也

亦既本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輔之以法令有以致其軍士之帖服而比年以來又廣屯洪澤芍陂之田以佐其兵費蓋洪澤既耕則淮之東可守芍陂既種則淮之西無憂公於此可謂得守淮之急務矣昔晉羊祜之守襄陽也嘗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蓄則公豈非羊祜其人乎嗚呼此固吾儒之能事而謂彼武人者能之乎然則安危大柄其可不倚重於公也乎公事二親盡孝其在朝廷嘗以

孝行動皇上之知及歸省桐川僅奉其親以居越而桐川之兵禍曾不旋踵而見之識者以為皆公孝感之所致公之孝於其親者如此則其所以忠於事上也宜其如前之所為矣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

送陳嘉興序

惟我相君之治吳也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乃起文學通練之士以慰其民望而士大夫之在吳者盖彬彬然而出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則未有過於陳君

子方者矣君汴人也乙亥間以春秋薦於鄉及禮部輟科為觀風使者所推擇捧檄云邁假道於吳先平章公見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經畫之整密而文物之雍容也遂以行省都事薦起之於是章程之施於庶府故實之講於幕中文移之行乎軍旅其赫然震耀於西浙者大抵皆君啟之也居久之乃以年勞陞理問由理問為郎中會嘉興郡守乏人咸謂非借重於君不可盖以多事之秋列郡人民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病

呻吟未甚休息也而東征西討賦歛繁重撫摩惠愛之
恩未盡浹洽也深文俗吏接踵有司寬裕忠厚之政未
足以旁達幽遠也二千石茍非其人則何以哉於斯時
也寧輟君於省府之親密而使專城於千里者其意亦
深矣乎於是省府諸公惜僚友之遽别念舟車之莫留
請余為文以為贈余既知君最深又方承乏儒臺以文
墨為職業其可以固陋辭乃序之曰我朝設進士科以
取士或病實效之不著然於河南乃獨得其二人焉其

一曰君之兄參政公當科舉復行嘗以廷對魁天下士自後敭歷華要卓然有為在中臺時屢以直言忤意奮不顧私其清節勁行朝議偉之天下壯之其一則君也君所居位視參政公雖稍後然觀其設施如此所至豈易量哉追蹤參政公豈晚也哉君行矣姑待君於蘇臺之上三年而歸有以告我焉

送丁山長序

古者學無常師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焉者今

之學官是也然求其稱是職而無愧不亦難哉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説以通經義能辭賦為稱職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署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儀嘗以書經中江浙鄉試上名於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欲貢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吳之甫里山長吳為浙中文獻之邦遊儒奇士冠屨而轂擊居學官者為尤

難子儀倚席於此以其學於已者淑諸人不為新奇以取名不為昏誕以徇俗使賢而才者有所據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至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為能者在子儀則其餘事耳以故縉紳韋布之士識與不識皆不謀而同聲曰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也此固稱其職而無愧者也亦既在官五載受代而歸訓導張某金某以余嘗提舉儒學知子儀為特深又且舍子儀之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

來請文以贈余不得辭抑余私有嘗子儀者子儀爲湖之秀彥而湖則安定胡先生之所教也安定教湖學時嘗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淑其人士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亦皆在所當習是則安定之爲教也似不止經義詞賦二者而已耳子儀去安定雖稍遠然流風餘澤被於是郡則其得之安定者深矣繼茲以往法當教授一郡子儀尚毋以令之稱其職者爲已足而益求安定之所以教湖學者而致力焉吾徒其庶幾乎湖郡太守

陳君元禮余友也子儀歸以余言質之其將有發也夫

穆院判哀詩序

樞密院判穆爾古蘇公哀詩若干卷公之門生故吏及其士友之所作也公武威人初家濤江之上後居吳最久有才名浙水間然每困頓不偶久之用進士起家為紹興路録事司達嚕噶齊能以直道抗上官得士庶心其後遭時多故遠近騷動遂練民為兵數擊叛亂有功浙省左丞楊旺扎勒方虎視錢塘方國珍亦擅威四明公

往往以法誅其部曲無所顧望其所行有人所不能行者名旣上聞乃遷江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未幾丞相達實特穆爾公復以便宜改令職公又大出師以討不庭而臺端貴人有忌公者召至私第使健者俟諸門擊殺之先是餘姚同知托卜戩君慈溪縣尹陳君麟亦皆慕公之爲以自奮而公蓋其傑然者也然三人常鼎立爲犄角勢故東南之氣稍振及托卜戩以無罪誅陳以失勢陷至公之死而上下之望絶矣此諸君之所以深恨於斯

時也恨之深而哀之至故為按抑萬里薤露之遺音作為叙哀之詩多至千餘首其増淮省都事王順樞密院管勾陳遜既相與編輯成卷而浙省理問劉宣公之客也來屬余序其首余惟秦有奄息仲行鍼虎者皆國之良也一旦以無罪而見殺國人為賦黄鳥之詩以哀之而紫陽朱子以為世之讀是詩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念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而殺人不忌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然則公等之死較諸三良之見殺

固不能以盡同而諸君之所以哀之者則視黃鳥之詩為無間矣使朱子而在得諸君之詩而讀之余又不知其歎世之何如也嗚呼悕矣公漢姓吳氏字善卿居家甚孝為人慷慨不拘小禮遇人豁然推腹心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州里世次年壽卒葬已著於識公之墓者故此不贅焉

贈葉生詩序

國朝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士可謂盛典矣而十數年

來四方多故時方尚武中外選舉之制遂格不行而世之為父凡者因不復以科舉之業教其子弟而為子弟者亦不以此而為學今相國開藩中吳文武並用雖當干戈俶擾之際不廢治朝宗儒之典而諮議葉君又能擇良師傅益教其子以學而其仲子蕙遂精其業於舉世不為之時乙巳之秋浙闈角藝而蕙竟以妙年中選居諸前列於是纓冠結珮之士莫不為葉氏榮而齊郡張君首為詩一章以示意繼此而賦者凡若干篇以余

於諮議公為僚友既請為之詩而復虛其首簡以相屬嗚呼若蕙者豈不為世之佳子弟哉盖我朝之設科也嘗合累時明經詞賦及博學宏詞制策諸科而為一習之為甚難而精之為尤難世人有白首而不能與其選者有歷數舉而後得者而蕙也年未弱冠即習而精之一試於鄉輒登名第六以與多士相頡頏若蕙者豈不為世之佳子弟哉雖然苟非我相作養於其上諮議君教之於其下蕙亦安能以有是也繼今以往尚毋志滿

意得而益求其至以副為相為父者之所望他日上計禮部出備官使因捧檄娛親之榮與尊君報國之念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則蕙之賢又不止為向之佳子弟而已不然昔人謂年少登高科為不幸者適足為蕙之累而亦何榮於是哉余於蕙有契家子之誼焉故因序詩而併致其箴規之意如此諮議君見之其必有以亮余也哉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嘉禾沈君之往官宣政也吳之大夫士賦詩若干篇以餞之臨海陳先生旣爲之序矣先生復俾余書一言於下方余與君同仕方面也有三年之久同居郡城也有數十家之近顧不得同事於職司以觀其行事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雖然竊嘗有聞於先生之餘論而可以知君之大致矣余之始遊吳也君時爲浙省理問官先生以惜其才之可用而不試於劇及其爲吳郡守爲浙省郎中爲兩浙鹽運使固試於劇矣先生復惜其任

之小責之近而不得盡展其所長及令僉書宣政之命下先生益惜其投閒而置散矣余聞而異之以為君之居理官而獄無寃人居郡而郡事理官省幙鹽司而政事以明財賦以足令之官宣政也雖若優遊於事為然向之居是職者皆以省憲妙選充之則其所責任亦非輕也矣而先生何惜之深耶先生曰君之才人固多知之而知之深者則莫余若也蓋君之才如神駿之駒可以一日而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况欲縶

之維之以拘拘於銜橛之間哉方今在上之人厲精圖治思賢如飢渴執政者苟以君轉而上聞作而任之以大臣之事使破崖岸而為之則其所著見豈止如前所稱而已哉古者以泛駕之馬待非常之士而卒蒙其力今豈不若古哉奚以常法而御君也嗚呼此非深於知君者之言乎知君如先生則凡所以論君者宜無不當矣庸敢綴輯其大概以為後序云

贈醫師朱碧山序代人

予蚤歲好讀古書而於醫家自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外得漢張長沙傷寒論愛其文奥意古讀之窮日夕不能休寥寥千載之下繼長沙而作者其惟劉河間乎河間之言亦奥古非深於文字者不能以盡通故通其説而得其傳者往往灼知病情之所在為之一攻伐以除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用是竊私慕焉而恠東南之醫者鮮克以知此一日與吳醫朱碧山論及之碧山乃愀然曰子誠壯士也知壯方之醫而已矣醫固無南北

之異而習其學者宜有以消息之北方風氣渾厚禀賦雄壯兼之飲食嗜好樸厚而儉素非有戕賊斲喪之患也一有疾焉輒以苦寒疏利之劑投之固快意而通神矣若夫東南之民體質柔脆膚理疏淺而飲食之縱嗜好之過舉與北方之人異顧欲以前法施之不幾於操刃而殺人乎是故北方之治疾宜以攻伐外邪為先南方之治疾宜以保養內氣為本斯意也河間亦嘗及之矣但引之而不發學者茍能精思而善用勿一滯於攻

伐勿苟求於快意斯為得之余時雖矍然稱善然猶未知其何如也及余官江浙分省而碧山以省之太醫相周旋間有疾必求於碧山而碧山則每用保養之齊以取驗以余雖壯產而居南日久故亦不宜從事於攻伐葢慎之也余太夫人春秋高而遘疾甚遽吳之醫者羣至獨碧山之用藥為宜及余得亡血病服藥者經年碧山視之曰此陰虛證也徐補之則愈急止則大害從之用其法不二月而愈嗚呼若碧山者豈非優於其學者

乎余於是葢有以徵其前言之不謬矣余之德於碧山者甚厚而懼無以報故為歴序其所甞論及夫治法之奇驗如此使世之習河閒之學者不敢以易心求之而且知所戒焉是尚碧山之志也夫

贈富察鎮撫詩序

近十數年來海內多故兵戈四起而東南為尤甚余南鄙之陋儒葢久而厭亂遂挈家泛海渡黑水登萊行萬里以歸我王相總兵公及抵山東入昌樂界熒其境土

寧謐民物阜繁駐車而少憩焉忽父老四三人者攜酒漿往勞而甲冑士數輩亦懽然而前且曰官南來道里遼遠甚苦飢將於余具膳晩將於余止宿幸毋我虞也余訝而問焉則今鎮撫君屯田之所君守昌樂數載而能寓兵於農奠安部落仁以綏之德以撫之使居者樂而行者喜故其途路之間更相勞倈有三代之遺風此可見君之善於涖官而王相之明於用人也於是睠玆樂土解橐與囊即西郭而問舍焉君乃為之假館以居

之分俸以食之朝夕過從甚相款洽既而邑之人士亦
感感君之惠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以余嘗從事於文學
請一言為序引余惟至元甲戌間中書左丞相巴延公
帥師南下以伐宋大敗宋師於江夏於時將吏兵佐之
在軍者咸詣麾下賀而丞相則以為此皆三君子之力
非我之能也夫所謂三君子者乃河南陳公覃懷許公
其一則我富察公也自後朝廷録富察之勲績以懷遠
大將軍荆湖廣東道水陸管軍正萬戸俾其子孫世襲

馬君蓋富察公之諸孫生長世家為時貴胄其耳目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尊君親上字民馭軍之事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君之有為於其職而王相之有取於君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貴胄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公之在軍旅也君誠能以先公之在軍旅者贊輔王相以平定其土宇朝廷亦安得不以待先公者待君馬詩曰王命山甫纘戎祖考君其勉之矣君名文政字景儀富察其氏也令為行軍鎮撫云

禪海集序

永嘉有沙門曰道衡平公冥心禪悅深通內典乃以去古既遠淳風日澆末法羼提寖失其本遂廣輯羣書發明斯事綿歷十載始克成編所謂禪門宗派圖人天眼目亦既模印以行後復以諸尊宿語去華存實補綴類聚曰提綱曰上堂曰小參曰訓示語曰拈古曰頌古曰贊曰偈曰書問曰疏語曰小佛事洎六祖檀經馬祖四家語合若干卷名之曰禪海集蓋取馬祖禪歸海語也

於是道衡居吳日久余以非才竊禄於吳朝夕與道衡遊獲知述作之大槩道衡將繡諸梓遂俾序其篇端余嘗聞諸學佛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為達摩入中國為初祖初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日盛至馬祖大興禪教尊其道者益衍迤盛大他宗莫及也然皆有機縁訓示之語弟子編而集之分為五宗宋景德間吳僧道原採掇成書曰傳燈録禪宗之書蓋昉諸此自是以後又有續燈廣燈五燈會

元宗鏡録僧寶傳宗門統要諸書者出富哉其為言矣然自南渡以迄我元諸尊宿之道行法言散漫諸方未有輯而為書者而況比年以來兵火四起所至蕩焚妙旨元規不絶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折衷哉此道衡之書所以不可不作也然必名之以禪海者禪言其靜而海言其性也佛氏以見性為學而性之不能見者動累之也是故駐動謂之靜能靜則明明則性可見矣性可見則通乎佛矣故禪海者誠學佛之要書也其編

輯之富述作之精雖與傳燈諸書並傳可也然非上根大器之人其亦孰得而知哉於此而不知則舍禪海而入苦海豈道衡意哉余非知佛學者姑誦所聞以為序使後之人觀之其亦有所感悟也矣道衡俗姓葉氏祝髮鎮江之金山禪教二書靡不畢通間亦旁習儒言其於諸子百家多所涉獵然最善作詩有所謂半間集傳諸學者云

雲深詩序

吳僧朝宗家祁水之南生而頴異幼不好弄甫十歲得法華七卷讀之即通大義父母以為夙成因命祝髮為僧習内典之學後入天岸法師室復得止觀之旨焉既而典賓筵於雨華主懺席於大德首衆於南翔皆以德業優贍著稱然恬靜自守雅不泥榮名嘗題其所居曰雲深而自號曰雲深道人嗟夫昔人賦詩有以僧託興於雲者盖雲與僧皆遊於世之外而以雲出僧不出為高故唐顯萬在萬松嶺與雲爭半間分之而以已之不

出休休焉自驕於雲則雲者固僧之所宜以託興焉者也朝宗以雲深題其居豈非詩人之遺意而萬之徒與故為序其事而繫以詩曰老僧容雲間雲深不知處禪房玉葉迷法座天花護無形視其消彌空覩其聚動靜齊變幻昏旦相依附雲以無心出僧以無心住雖云同卷舒終亦異留去顯萬令何在雲山舊曾駐對之而自驕寧不以此故僧盖萬之徒是用寓情素

九靈山房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九靈山房集卷十四

元　戴良　撰

吳游稿第七

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吳門王翥喪其父之三月以凶服詣余之故人而語之曰吾釋先人之殯謁子於城之西盖竊有請也吾先人之生有德藴於躬而施於家然不獲顯於世今其死宜

得銘以傳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之莫能深則吾先人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然聞子之友曰九靈先生者方居儒臺掌教職其言為可徵子幸為我求為銘藏之墓中庶可顯於今而傳於後余故人以告余歎曰誠若是余其可辭耶則取翥所自為狀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字仲和嘗署其號曰中和處士其先會稽人後徙居吳之長洲縣永昌溪上父曰某妣某氏君循循雅飭毅然不好戲弄而孝友蓋出於天性早失母惟

致養於其父凡志之所在不以已一於父而已至於服食之需茍力能應之悉舉以進雖歲甚儉而致豐於父者終不廢也其遇親戚宗黨一本於禮讓人有患難必急拯之如水火家居葢延良師友課子姓以學而翕以文行知名縉紳間君娶周氏有子一人即翕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生於至大己酉五月某甲子卒於至正甲辰十二月某甲子得年五十有六卒後三月卜葬於縣之鳳凰山先塋之次禮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

之有德者常不勝於詞章葩藻之才故君之生不獲顯於世而死也世世之知其行者復少焉以君為已之心勝雖無憾於此可也然自吾黨而觀之使為善者不得禁於前而又無以譽於後亦何所恃而勸耶此余所以不辭而銘之也銘曰

生不得於彼死何有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嗚呼已矣夫

殷府君墓誌銘

君諱德畧字乗之其先丁氏葢濟陽大族君六世祖麟飛從湖之德清令為華亭人者則君大父益之所遷也益之祖儀於君為高祖娶華亭之殷氏至益仕宋為武翼都鈐轄時與阿术戰敗逃匿殷氏家故以殷為籍遂家焉益生吉甫無子君由從子為之後於是君生八歳矣君未弱冠而吉甫卒乃奉祖母王如其父在時後以貧故為上海縣吏民有病飢染盗者縣大夫憫而欲貸其死罪然持於僚吏不果行君為辨其情輕之人服其剛

恕歷鹽司横浦調嘉興僧師僧告其族賊殺事吏讞四月餘不白移君讞君徵得其賊而被寃者二十人悉平反出之又甲民訴乙民縛其子死於水連十餘人縣讞又不白君鞫之乃他姓疾子為盜私捶殺而誣乙也良民有與盜首疑名者吏脫正犯而收之君白諸長令即日釋去既而調平江録事司掌承天萬壽僧獄事皆能雪其寃由是以舉陞平江路史郡守道通公雅器重之事難決者必需君決薦調杭郡盜入廣濟庫株逮者百

餘人平準庫守兵首鈔裨偽株逮者八十餘人君獨疑非他盜謂鞫法當以典守者為始既而果然東南隅獲亡姓女屍隣仇婦指某氏婦挺死官以為實某氏婦且誣服君獨曰聽仇婦一言以斷大獄可乎後果獲真犯乃他婦捶死義女也由是郡長廉公守任公俱以能績舉陞江浙財賦茶運司吏已而以省檄對調湖州湖守高公舉廣東憲史檄且至君以疾辭乃以行中書選出長縉雲縣幕縣豪號兩虎者閉戶斂跡終君三年不敢

肆居無何富民坐令門豎捶殺平民連七人司牘吏欲
出甲繫乙且以脫富民君問故曰甲多子女繫之必有
詞乙獨且鰥不慮也君罵曰人苟以勢利殺無子者尚
謂有天道乎遂用正其法君之為吏葢如此君晚年強
健如少壯時忽一日謂子弼曰吾吏遊四方者四十年
矣而先人墓廬圮廢弗輯非孝也即日謝事歸治田築
室於先墓之側日狎田夫野老為耕牧樂嘗屬弼曰汝
當從大儒先生學以紹隆其先業勿復為刀筆吏弼遂

出遊浙東西歷聘諸老生而師事之著書以自見君之教也君娶葉氏生子一人即弼令辟樞密分院參謀官女二人長適盛甚次適會稽縣主簿毛彥穎再娶蔣氏無子弼之弟㢑蓋庶出也君生於至元癸巳十月廿三日申時及卒同其年月日時得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於上海高昌鄉之陽涇原與葉氏同窆監察御史張公士堅以君守正不阿題其墓曰正齋殷君之墓而金華戴良為之銘銘曰

丁為顯宗濟陽其始居湖四世趙宋始徙君之大考逃亂華亭遂匿厥先以殷嗣丁猗君之生實配前德頎而陽陽而心翼翼亦既筮仕歸忠於君施約則已播惠在民嗟嗟我君宜貴而顯何施之深而力之淺維其有子克大厥家天祉正人非在兹耶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嗚呼自三王不作所以教養天下之士者有不至而風俗之壞久矣於此有人焉能以孝友行於身化於家使

其子孫世守而不失如唐之張氏五季之陳氏宋之孫氏陸氏其風聲氣槪豈不足為世勸哉此吳門金氏其事有可敘述焉而居士蓋其卓卓者也居士大梁官族五世祖諱鑄始自大梁來徙因家焉鑄業儒與其弟鈞甚和協不分財異居友愛之聲聞於吳吳人無遠近親疏皆習知其為人至今言者猶為之慨然也鑄之子曰履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至順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伯達晟之子曰伯榮曰孟祥昇之子曰伯迪而

家寖盛然未始以富而廢禮伯榮生子六人而居士其仲也居士諱宏道字達可晚乃自號止軒居士自幼天質粹美恂恂蹈規矩惟謹伯榮嘗竒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刻苦自修復以孝友帥其家居士事母吳夫人甚至吳好遊居士每與諸弟舁之庭廡間兾得其懽心一旦吳病疽居士晨夕抱持不少懈迨革居士口吮其疽以潰且焚香籲天願以已年益母壽吳於夢寐中忽聞震聲如驚雷者三病以尋愈及吳卒居士

持喪盡禮居於倚廬言必慼哭必哀比葬陰雨浹旬居士每夜泣禱上下神祇辭極悽楚至期乃霽既窆雨復如初人以為皆孝感所致居士於兄弟克盡和孺之情諸弟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使出仕至於事育之責一以身任之既而伯季皆早死獨其仲復善在兩人友愛尤篤被服飲食同之憂悲愉樂共之居士蚤失配偶而終身不再娶屏處一室旁絶姬侍惟左圖右書焚香獨坐遇夜則課諸子以學且喻之曰吾世

儒家汝等當紹承先志毋墮其業及復善之子起以諸生起家為常熟同知仲兄公大之子璹中浙省鄉試未嘗不喜動顏間先是有士人與名鄉薦者當會試禮部貧不克行居士既資其行槖復給其家使無後顧憂其士遂登名上第為時名臣人有以白金寄居士者未幾兵起居士倉皇出避曁還空其家無一物遺居士乃别具金歸之且曰即前所寄物也人啧啧稱異曰吾聞古有義士者於今始見之矣居士衣食有餘輒以賙其鄉

里之不足親戚宗黨待居士而婚葬者若干人居士性甚嚴家庭之間曽不少假以色辭及至接官長交朋友則言溫氣和如在春風中然雅愛名山川暇日則扁舟出遊翛然忘返平居讀書手不釋卷尤喜吟詠以自陶寫有止軒隨筆若干卷貧樂吟稿若干卷藏於家居士年老而康強一日病忽作謂復善曰死生之道猶晝夜然人之所必至無足憾者汝弟盍修其家政以迓續前人我死其瞑目矣言已而逝居士生於大德丁酉六月

六日丁酉卒於至正乙巳閏十月十七日辛未踰月一日甲申葬於婁門王村先塋之次享年六十有九娶曹氏無子以季弟止善之子權為後孫一曰壽同居士不樂仕進集賢院甞錫其號曰貞逸先生而有司則以居士兄弟同居至六世為請於朝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享有隆名盛位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居士一門乃以孝友相傳至於永久而弗墜何其賢哉銘以彰其德亦以勗其嗣人云銘曰

有斐君子在吳之中本支六世燔爨同門揭旌書雙表
崇四國賴以敦澆風敦澆風德何厚白石可斵銘不朽

申屠先生墓誌銘

嗚呼是惟申屠先生之墓先生家於曁之陽距余居不
二舍近而辱與為忘年交者餘二十載後余從禄四方
歸而復求先生於曁上而先生死矣嗚呼悲夫先生諱
某字某申屠其氏也大父某父某皆隱居而終先生夙
有異姿自成童時嶷嶷不與凡子齒然家故貧稍習吏

事以自給未幾金華黄文獻公為其州之判官一見即大奇之謂曰子何以吏為哉遂教之治經為舉子業習之數年自謂功名可覆手取不煩久苦一室中乃治裝出遊踰濤江而西宿留吳門客丹邱柯公九思所世之名人魁士鮮不與善而京兆杜公本武威余公闕臨川危公素永嘉李公孝先尤號為知已至是諸公交相引重一時聲譽藹然騰在人上及就試鄉闈其輩斂袵畏服皆曰莫先申屠生然屢舉不利僅中辛巳甲申副榜

以新例授徽州路歙縣儒學教諭改信之貴溪序遷婺州路月泉書院山長所至扶善過過得師道甚先生學負經濟慨然有志於當時顧厄於下位喋不得一施遂韜光斂耀與世相浮沉然人咸知其可用至正間師旅饑饉並臻遠近騷動方面大臣以不稱職罷去相望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伯家訥公方獨署一道事思得高才之士為已助或薦先生之才不在諸葛亮下即走幣以聘欲以參謀留幕府先生辭不就乃以五經師起之舍

諸郡庠事無大小公悉諮之而後行乃增築城郭遏止
姦盜黜貪吏賑貧民浙東之政為天下第一者先生之
助居多先生年且老行將堅卧空山為終老計而東南
兵起鄉邑失寧慼慼靡所止居有間闗歸國之心焉已
而疆土内附㳙從遠地先生益危言危行不少貶損而
卒以徙死嗚呼悲夫先生學通春秋而深於左氏傳鄉
之諸生執經考疑者繼於門而所著春秋大義孰在人
口然最喜為詩句章棘句灑然有杜甫之遺音至於作

字則清妍宛密雖褚遂良薛稷復生殆不是過平居議論風發品藻古今人物亹亹不能休座客聞之率為之奪氣而諧謔調笑卓詭不羈又一處以和且善飲酒賓客朋遊必劇醉雅歌投壺窮日夜不厭行橐雖屢空無所問也治家嚴而有禮伉儷相敬如賓課諸子以學家庭之間而自為師友其遇童僕有恩意故臨禍患無一離叛者娶東平呂氏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唐臣之孫女曲阜縣尹貞之女有賢行以憂致疾亡子男二人長濬

次澂皆能世其業女二人長適文獻公之孫某次適某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六十卒之日惟濬在左右即收焚之將函骨以歸然竟坐貶不克後三載以例放還始負其骨葬於其鄉先塋之次原曰某原某年月日也於是濬等踵門泣拜曰先人所為遊而有文者誰乎幸哀而賜之銘使死者有知將不抑鬱於土中矣先生被遣時嘗託余經紀其家事已而家屬在遣中未能少承其所託豈意今者遽銘其墓耶嗚呼悲夫銘

曰

才可大施而位不羸何志之忠卒與禍并惟其久閟以啟厥聲吁嗟先生

方大年墓誌銘

某年月日暨陽方君大年卒於金華之寓館既卒館人輿而致諸家閱五日始克大小斂成喪明年十二月乙卯葬於其鄉之高湖前事之月其子文燧舍杖哭拜使者以書來告曰先人不幸以死累夫子令將以日月葬

敢以銘墓之辭重為夫子累不肖嗣方居次不得跣以請余受書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耶又數日大年之弟楨來速銘且曰不得銘無以葬迺叙其族世名字及事始終而銘之大年諱椿字大年其先睦人也後遷越之暨陽大父鐵贈奉訓大夫同知紹興路事父洵沅州路蒙古學正大年之宗素盛且好禮自其曾從祖嘗大開義塾聘明師儒以淑其家之子弟及四方之學徒於是吾邑淵穎先生吳公實為義塾師大年時未弱冠

已能執經考義嶄然出諸生右諸生方業應制書規利禄大年獨鄙而不習曰大丈夫不能為相於朝堂佐天子致太平則當將三軍之士立功業於邊陲苟皆不得寧退而隱處抱吾才以没世誰能抑首促促習此俳優語以僥倖於萬一耶故其為人慷慨有大志善謀議負膽畧儼然戰國諸君子之遺風時東南搆兵連數歲不解大年每偃卧一室計其勝負成敗百不失一二然所守以正不欲為苟出聘幣繼於門弗顧也大年遇姻黨

以恩接賓客以禮九族之親或愚待之不以愚而慢士
大夫之賢雖失勢待之不以失勢疏一時人士聞大年
之風者無不與之遊大年輒刲羊貰酒詼調醉呼以為
樂雖經時歷歲未嘗有所厚薄勤怠也於是近遠諸郡
邑日入於亂大年心懷憂鬱得嘔血病者久之一日出
遊金華舍余之近館余方與之登八詠樓誦沈約之詩
俯仰溪山追逐風月以舒其志解其憂然未幾病作嘔
血數升翼日又大作嘔出數斗許遂卒大年兄弟四人

長大年季曰梴曰損曰渠皆以和協稱其妹適福建行中書平章闊僧酕曰石氏生子男二長文炳早死次即請銘者有父風孫男一曰墜孫女一俱幼生於延祐四年丁巳歳七月十七日距卒時得年四十六嗚呼余與大年俱淵穎門人有同門之好辱交既密且久有同志之樂術業同而出處同至於生之年又同則交友如大年者指不再屈矣禍患餘生方資大年以為助而大年乃託我以死銘以誄之固有所不忍者焉銘曰

筐不可以持屋騂騮不可以服車橇不可以履川守正之士不可使從邪此大年之墓後百十載人將過之而咨嗟

亡妾李氏墓誌銘

妾姓李氏河西人故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篤魯迷失公之妻姪女也公以李之惠敏且早孤抱之為己女未幾公薨其義母復抱以適維揚董氏董亦河西貴族與太尉御史大夫高公太尉丞相答失帖木兒公皆

姻婭兩公既官江南而其諸子又皆從仕浙東西有禄
食故遂攜家即錢塘居焉於是李年十九以至正乙巳
冬自錢塘歸余為妾余時以淮南儒學提舉留吳門與
妻金華縣君居李入門事余恪敬以順事金華縣君肅
恭畏謹歲時率諸女婦進拜捧觴稱壽無違禮家庭之
素習然也李氣貌頗莊重兩頤豐下耳長而垂或以為
禀之天者宜厚然竟以事余之次年感暴疾以亡距入
門時僅六閱月丙午六月三日也亡後三日用浮屠法

火厝於吳東門外函其骨葬滅度橋水裔吳之士友自學士陳公而下咸來歸賻而大夫公之子參政安公亦踏門弔哭後一月金華縣君往錢塘命子禮擇道士之有功行者為醮以度之集慶路同知宣君貽實商其醮事且成焉又一月余始追刻其事於石納諸水為銘

衛節婦墳記

丞相掾姚翥書其外祖夫人衛節婦之行事世次而使圖所以傳後世者按節婦婦諱覺善姓王氏家臨江之新

喻父諱惟遠生十八年而歸維揚衛桓歸十一年而桓卒節婦惡衣惡食御之無慍色井臼中饋之事親之惟謹紉縫之勞職之不廢以止有吾姑也故致其養愈勞而不懈以其失所天也故奉其先愈久而猶悲平居訓諸子以恭儉待姻舊以慈愛化女婦以柔順而內外親無戚疏愚良輩者附畀者慕曰可矜法也當桓之亡節婦年尚少父母之家欲奪而嫁之節婦泣曰吾夫既亡吾不忍即死者期有以養吾之姑奉吾之祭祀撫吾之

諸子如斯而已他非所敢知也其賢如此至正戊子間郡守程公鐸以事聞淮東部使者姚公紱加察詳焉表其門曰節婦王氏之門久之淮南兵起里有姚世亨者節婦壻也謀避地江南因輿節婦行且挈其一孫以從行至姑蘇遂僦居焉至正戊戌九月一日節婦卒於世亨之寓舍得年八十以其年月日葬吳縣之吳山湯家原子男二人長曰國祥次曰國珍女二人長妙淑適陳某先卒次曰妙清世亨妻孫男一人曰庸世亨生三子

長曰習次曰翥即請文者季曰翀皆節婦撫養以成盖妙清出也嗚呼古者婦人不識廳屏笑言不聞於鄰里名不出其境而善行止於閫以內今節婦生則署其行以表焉沒則紀其事以傳焉不亦戾古之道乎雖然世不古若自公卿大夫無完節而彼婦人者能之則表而傳焉宜也是亦道之熄也嗚呼悲哉為述其概刻而記諸墓

陳廉訪壙記代孤子

嗚呼我先公諱允文字昭祖姓陳氏其先柘城人於通議大夫簽河南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文肅公諱思濟追封潁川郡夫人王氏之室為孫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諱某贈潁川郡夫人李氏之室為子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諱誠贈潁川郡夫人某氏之室為從子先公乃知府公所出尚書公無嗣故以文肅公命為之後焉先公由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承直郎禮部主事

尋奉特命改太禧院斷事官經歷轉奉議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改西臺都事擢奉政大夫復拜監察御史除朝請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繼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陞太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先公晚值中原兵起徙居毗陵尋又避地於吳竟即吳門寓舍薨焉生於至元壬午歲十一月十八日丑時薨於至正乙巳歲而同其生之月日時

壽年八十有四以是年十二月戊午葬於呉縣十三都之沙涇村制字墩娶徐氏早世繼高氏南臺中丞高公文甫之女俱贈頴川郡夫人子男二人長介次令夫女二人長適福建道肅政廉訪副使贈翰林直學士李文肅公之孫煜次適中順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王某嗚呼維文肅公以恢宏之才勤敏之學事我世祖皇帝德位並著為時名臣維先公被服祖訓早有榮名歷踐華要隮秩三品而寛厚樂易之政忠勤廉讓之聲布

於中外論者以為有文肅遺風然乃遭時不淑奠寧家居艱苦羈窮十有餘載卒至屬纊之日貧無以斂豈非命也夫不肖孤方俯伏草土未能乞銘當代君子以登載盛美姑叙爵里壼蕣歲月納之壙中

祭陳夫人文

百乘之家碩大且昌坐役羣醜駕堅驅良不有德人孰提其綱夫人之生和裕敦龎實夷實訏實厚實方實聰實懿實靖實莊遂配君子于先有光君子發身爰自文

場借籌幙府秉律戎行曾不幾時薦賓於王迺亢宗係
乃蓋鄉邦亦由夫人以佐以相既相君子尤孝姑嫜生
具甘旨死謹烝嘗有男鶚峙有女鸞翔靡間嫡孽一以
概量人有妾媵忌嫉是常彼方穽深我不機張人處豐
盈鮮克自防彼為驕侈我則匪揚福善禍淫道由彼蒼
載覯夫人宜壽而康如何一疾竟却水漿綿延三月卒
至淪亡吾儕小子久厠門牆遂及諸婦亦至于堂或笑
或言或飲以觴昔焉叙歡今則增傷輀車既駕丹旐央

央里閈州閭躑躅周章矧于我屬俾也可忘

九靈山房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九靈山房集卷十五

元　戴良　撰

鄞遊稿第一

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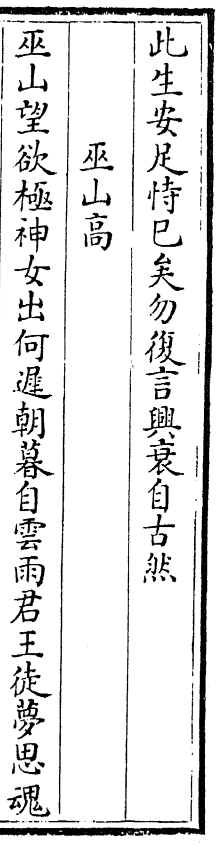
短歌行五解

悠悠逝波歲月幾何君子有酒式宴且歌一解人無百年五十已過來途漸少去途苦多二解日不重旦春不兩和令我不樂頽能再酡三解寒蟬在柳蟋蟀鳴莎情以秋悲

髮以憂皤四解旨酒既傾短歌是哦聊樂一時孰知其他五解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駕言故鄉至問訊辭未終相顧輒揮涕歎我久不歸流落江海裔空懷錦繡腸何有王霸器童僕失舊歡妻子生新喟昔如鷹脫韝今作鵲垂翅仍聞邦族間近亦多凋弊市朝既遷易衣冠恒殄瘁松栢匪廣阡蒿萊蕪故第天運無終窮人事有崇替彼道苟如斯



此生安足恃已矣勿復言興衰自古然

巫山高

巫山望欲極神女出何遲朝暮自雲雨君王徒夢思魂乘林樹合心著峽猿悲婉孌陽臺夜不知今是非

鴻鴈生塞北行

鴻鴈何從來千里度江湘當春既北飛涉秋復南翔南翔違霜雪北飛逃畏陽豈不念鄉塞所至有炎涼客子別家久遥遥征路長朝遊齊魯國暮行吳越鄉何思抜

黍茅惟憂繫否桑壯心移歲華徂貌委年霜蓬落繞本莖蓮飄戀舊房此邦雖樂土故鄉焉可忘

戰城南

將軍西出塞冒頓北臨關欲戰葱河道先奪桑乾源鐵騎已雲集革車仍電奔綏邊吾豈敢聊報一餐恩

雜怨二首

並翼猶有義比肩猶有情誰知歌扇妾虛負合歡名

君淚如朝露妾淚如春瀾朝露應時晞春瀾何日乾

三婦豔辭二首

大婦蕩湖船中婦歌采蓮小婦獨嬌態含羞辭未宣牽
篷掩花面何處不堪憐

大婦翦羅衣中婦綴珠帷小婦獨無事月下理蛾眉花
落滿庭曲何從覓履綦

飲馬長城窟行

將軍西擊胡道過長城窟飲馬馬不前為有征人骨征
人之骨朽且寒沉冤浸恨知幾年當時亦為擊胡死流

落狐魂此水邊秦皇秦皇好征討誰識窮兵是無道為君無道天實亡不備中朝備北方一朝禍自蕭牆起回首長城空萬里

雉子斑

天地茫茫遂物情雉子斑兮在林坰心懷耿介飛且鳴扇綺翼振錦膺文章盡稱麗意氣自多驚寧判帶箭死榛莽不肯為裘奉聖明韓信烹漢鼎仲由醢衛庭智勇難並立賢愚每相傾宜哉避世士往同雉子逃其形

城上烏

城上烏脩脩尾畢畢逋體寒誰識得聲短強相呼為憶結巢巖穴日一歲還生八九雛羽成翮備各飛去乃留阿母向城隅向城隅何所止居烏將北遊雛莫與俱我欲遠銜汝力弱而口瘏方欲舍之行又恐秦家桂樹枯雛兮雛兮雛兮慎所如毋毀汝巢毋闕汝軀

有所思

我思美人乃在瀛海之東隅去路何迢迢青碕綠浦相

縈紆常時起向高樓望美人不見空愁予空愁予路難越夢裏縱窺巫峽雲覺來詎覩洞房月記得洞房年少時繡户文窗羅綺帷鸊鵜盃中酌芳酤鴛鴦褥上聽歌辭荏苒歲云暮佳期不得顧鏡臺朝摒學月眉花揩夜黯如雲步美人兮美人年年此地暗思君願君莫作秋來草一迴見之一迴老

艾如張

翠為衿錦為衣朝朝暮暮澤水飛澤中青草深且茂莫

聽爾媒登𪔌雒𪔌頭西接桃李埸蓬雚艾盡有羅張羅
雖可避機莫測爾誤觸之恐身傷請看舊日張羅處祥
鳳冥鴻不肯顧

朱鷺

朱鷺何從止去啄金堤飲玉水朝隨赤鴈暮碧雞蕩漾
鷺波不得棲有時挾子上林去網絲紛紛復難避不如
斂翅江海湄遠郤幽并遊俠兒

白頭吟

莫把白頭吟來調綠綺琴蜀客當年聘私室兩情總向琴中得誰信黃金買賦時已是青娥辭寵日免絲春來託女蘿雪霜未至尚纒柯若箇人心如草木不到白頭妾遭逐妾有嫁時綠玉簪時時插髻悅君心一朝墮地雙股折恰似君心中道絶我簪縱折猶共藏君心一絶去他鄉

西門行

出西門望崦嵫莫停乾軸駐坤維歎人生慼盛衰壽命

百年焉可期燕東逝鴈南歸今日不樂待何時鑒徂貌
撫頽機起招親識飲華卮唱歌曲揮舞衣放情舒意解
憂悲

題羅氏五老圖樂府三解

五石隕東海鍾秀五老人五石隕東海鍾秀五老人厖
肴鶴髮槁項癯身韜光養晦葆精毓神年既孔高福亦
隨臻歌以言之鍾秀五老人
家居五磊山人與山俱壽家居五磊山人與山俱壽伯

也居前叔兮在後上孤楚老下鄙燕賓如星之列如嶽之秀歌以言之人與山俱壽

睢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睢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昔聯鄉梓今則同根昔在朋僚今作弟昆匪善曷致匪義奚敦歌以言之乃萃羅氏門

日重光行

日重光天命良悠悠日重光陰迴陽薄春復秋日重光人生百年苦易滿日重光黑髮幾時還白頭日重光花

謝必再開日重光人不再少老即休日重光堪歎富貴
利達日重光一時變滅如浮漚日重光何不學彼神仙
日重光逍遥物外身長留

月重輪行

天運茫茫月重輪盛時難久長月重輪窮通榮辱一來
一去無常月重輪人生在世忽焉遷變如流光月重輪
善哉古昔人功立名揚身沒之後千載何煌煌愚覩一
時聖視無疆我觀我生堪歎傷堪歎傷

五言古詩

感懷十九首

黄虞去我遠大道邈難追悠悠覩世運終古歎興衰王風哀以思周室日陵遲二伯方迭起七雄更相持燕并逮狂秦干戈益紛披復聞晉搆亂五部乘禍機殺伐代相尋昏虐無休期羣生困塗炭萬象翳氛霏豈無憂世者咄嗟吾道非楚狂隱歌鳳商山淪采芝去去君勿疑古今同一時

杪歲屬揺落青蒲忽青青萌達未幾日大火已南明天
運一如是廢興安得停商郊遷夏鼎殷士祼周京冀方
既已没亳社亦已平務光真達道敝屣薄時榮
大運淪三代高人尚誰窺昭昭羊裘子乃悟白雲期身
託富春耕心胥桐江絲高視萬乘主清風振四垂世間
驕豪輩驅逼正皚皚何當攀逸駕山巔與水湄
寵極辱會至勢利真禍羅君看道旁木幾曾成斧柯世
中繁華子追恨每苦多芬芳有徂謝平地生風波陸機

去華亭蘇子狹三河平生已謂畢末路其如何
高居覰羣動役役將何為巧智遞傾奪利欲爭刀錐古
昔有遺言財多怨之歸天桃沐春雨灼灼能幾時累愚
不知戒永為達士嗤
吾觀陰陽化浩浩靡有停圓光甫東照靈曜已西傾以
之歎斯世誰能獨久生金仙談寂滅老聃示窈冥亦有
羨門子道與元化并不死復不老翩然凌太清顧憐蚩
蚩輩誑譎誤丹經

秋風何蕭瑟一夜下庭緑登高望宇宙悄悄傷心曲人生百年内四序相廹促衰顔與頽運去去不再復今晨與君會明旦成往躅夸父走虞淵前途乃爾速世人不自悟朝暮營所欲冰炭滿襟抱殊無一朝足奄忽乘物化身名同草木

時秋救邊急喧呼閙點兵荒城接沙漠羣馬盡嘶鳴荷戟者誰子羸糧將遠征借問何所之天驕窺漢城西奔丁零塞北走單于亭窮冬冰雪交殊方不可行骨肉兩

決絶悲極哭無聲怯卒當勁敵投魚飼長鯨已分沙場死暴骨無完形驅車舍之去不忍聽此聲聖人御寓内早使太階平

伐木音久廢交友竟吾欺利害紛啖食迫逐方交馳晨起踐零露四顧將安之東路阻山海北走到臨淄臨淄古齊國淳風亦早衰惟聞管敬仲嘗受鮑叔知其人今已殁鄉里失其依知音苟不存仗劒起旋歸

蛩蛩分齧食有難負以逃一飽不忘報況復成久要子

大啄毋腦亦有東山鴞同氣且相殘將復敦外交
蓬萊與方丈乃在東海涾中有一老翁人說是安期曉
沐暘谷水夜燔若木枝手中碧玉笙時把紫鸞吹我欲
訪仙術長跪前致辭飈車歘高舉騰空掩徂輝躋攀莫
能及望望成朵頤何時駕飛鶴揮手與世辭
元圃有丹木八榦何亭亭光同白玉潤液比碧瑶清不
知何年代産此至陽精仙經所嘗言服之可千齡吾將
具舟檝涉海掇其英

良辰豈長遇隂晦在須臾今日弗為樂明旦恐不如都門多佳麗清囀當座隅促席道平素況有高士俱列俎過三鼎傾酒盡百壺揮金娱心意慷慨不留儲達人每滔蕩俗士恒自拘白頭懷軗軻撫巳一長吁

在世忽如寄胡乃勞其生濁酒報初熟頽然醉前榮日莫彩雲斂天宇湛虛明羣動各已息一鳥忽嚶鳴感之欲長歎酒至還復傾陶公歿已久誰能喻吾情

索居將永矣浩然懷故都故都何處所限此江與湖時

時起望之風波緬前途獨見雙飛燕連翩還我廬我廬

有叢菊近亦開幾株恐從分別來靈根日就蕪請為語

比鄰蚤把惡草除惡草除已盡歎息復何如

落葉響空山羈鳥號莫林此時單居婦哀怨起瑶琴清

商逐風轉三歎有餘音分明曲中意感此離恨深空牀

亦易守時寒難獨禁凉飈一夕起達曙懷重衾君固執

高節詎知傷妾心

家藏兩寶劍已合雌與雄潛鋒在金匣謂當長相從何

言風雨夕化作雙蛟龍一遊吳水西一落豐城東相去邈千里時時氣上衝神物終不隔歲晏會當逢

遊魚返重淵飛鳥歸莫山行子别鄉國既久何當還日落長風起稜稜氣遂寒居人息深帷浮客未遑餐憂虞銷素質風霜凋夙顔惟餘一寸心歲莫保貞堅

涉波采芳馨見此緑荷好褰莖折其絲芳情共纒繞良人久離居欲寄隔遠道遠道不可即挐物坐空老

遊香山

薄遊東海日巳羨香山名飄泊遇知巳招邀諧夙情漾

舟孤浦發抱策古原行迤邐遵淨域紆徐欵禪扄披雲

禮梵像漱玉事尊經洞尋佛迹古井瞰錫泉清前峰象

騰勢後崖獅化形忍草林際碧覺花川上明塵中累可

絕物外理宜冥願言持有漏即此問無生

遊東湖

漾舟疑港斷進帆喜湖廣境麗趣非一路迷心巳往雲

峰互稠沓烟波紛滉瀁梵宇浮鏡入琳宮躡屏上浪起

孤嶼沉水落衆山長隱隱草畔堤悠悠蘆際榜幽懷自此多客情復誰獎身固脫羼穽心猶寄塵網安得超世姿來縱山泉賞

遊大慈山

水行境謂盡陸出路旋通乃即蒼松逕步入青蓮宮連嶂既嵒崒容林亦葱蘢地渉清淨界身遊紫翠重臨流玩廣沼企石眺奇峰寒鏡湛秋夕碧玉劃晴空蘭若與年峻象筵緣教崇謁祠慨鄉相尋僧叩禪宗契理已無

像觀念豈有窮願絶區中緣永依塵外蹤啥然遺身世年齊天地終

遊天童山

避囂去城市遣悶在川岑遂申獨往意行此無盡林松篁儼映鬱蒼翠邈深沉九隴山已見三生石可尋列障圍招提傑閣俯嶇嶔池光亂塔影澗流傳磬音龍化井已竭虎去泉徒深周顧信靈迹遲留多賞心念未委塵妄事可息煩襟即理苟已恊何用戀華簪

遊育王山

栩栩招提遊冥冥山海觀玉几峰影横金沙水流漫鷲嶺鶱皦日鴈塔峙清漢遠睇朱甍起近覩丹宮煥金輪事已往舍利光猶爛亦有巨人迹不隨塵刼換陟降境愈繁應接日旋晏耆闍固追衍泉石寧盡翫浮生諒多途又動歸與歎

贈别汪定海三首

凡弟本同氣恒如行路人誰知風塵交翻勝骨肉親異

鄉方纏綣中路遽乖分素琴彈別鵠有耳不忍聞

前舟已云發後舟更誰待春事動江臯客愁滿山海別

晷只須臾會期知何在亦既違素心安得顏不改

故人忽已別兀兀吾何適暮投甬東路不見往來迹古

寺靜脩廊空齋冷虛壁獨有階上苔猶如舊時碧

題盤隱軒

曲蹊繚深碧迴澗澄遥清誰知慈水上亦有盤谷名慕

巢屏世喧等李薄時榮仿像中原路迢遰太行行軒居

儼映蔚甍棟欻崢嶸暑檻停緑樹夕堦飄素英一翁臨暮齒二允當弱齡秫醑報初熟瓢竿自同傾厭厭檢素展寂寂塵事冥窺鳥感歸翼覩魚悟潛形既已愜時物亦復諧友生琴書許交錯辭翰俾縱横老我記曾遊遥途阻重征溪山寄幽夢林堂留恨情可隨東浦月流光到君庭

贈星士

少小事游説南越仍北燕謀身難委數作事詎由天偶

遇青囊術從究白衣年窮通三算裏出處九宫前乃知蟣蝨臣亦應箕斗躔諄諄造命訓粲粲非相篇其言固多辨乃不識子賢

遊慈湖

青年尚奇偉末暮竟迍邅出遊訪陳迹歷覽愧前賢湖光紛蕩漾山色互澄鮮人以淑氣鍾境由名德傳我來值初夏物意盈化先渚蒲葦曩悴雨荷媚新妍披榛度南徑躧苔趨北原川岳無隱形祠宇有餘閒俛視淵底

魚仰覿天上鳶撫化心已愜即物理自全舞雩記曾詠濠梁憶莊言不見祠下人感激為誰歎

遊定水

常公開化地源師講經處人物有古今山川無新故槖駞既西峙鳴鶴亦東翥清泉洌廣沼蒼松夾永路入寺結青蓮愛方薫玉樹三足想後因四禪感前悟此生真幻化學道奈遲暮感歎顧昔心悵焉起遐慕

蒲菴

睠彼水中蒲采之將何以母老不下堂兒行在萬里空門隆孝思除是睦州師

天香室

咄此月中桂移根向金沙清香滿幽室天都亦未加憶在梵王家曾看優鉢華

中秋翫月

前時避世亂遑遑齊魯間豈無中秋月掩淚不忍看南來如昨日秋空月又圓時運尚環周客子未歸旋身羈

逆旅舍迹隱滄海壖不惜嵗年晚所悲窮路寒知心有好友置酒當前軒邀月與之俱怡我戚戚顔我顔固可怡我心亦可歡獨奈秋月輝鮮明非往年

次韻答毛彛仲提學

毛君於為詩思擅語復老氣吞雲夢入力蹴崑崙倒杜壇時踔躍韓窟極探討晉宋失風騷齊梁讓葩藻謂當擇珉玉乃忽忘醜好繽紛贈瑰詞錯落見龜寶泠泠伐木音疊疊太玄草光怪蟾陋室巧麗怛愚島朝諷已推

襟暮讀仍遠抱戒亡擬刻琰懼泄思爇稿才高每遭忌命險眞再造昔也赴湘流今茲蹈海澨人固有屈伸世豈無白皁羽翼低易摧聲名積難掃指注者流俗鑒觀則穹旻誰其絃我歌為君薦神保

客中寫懷六首

寄婦

結髮為夫婦所願在偕老誰知頭白來喪亂不相保我昔從一官攜汝登遠道芙蓉蕩風波寧有幾時好猶記

東門日别歸方草草再拜前致辭幽咽不能道手提小兒女慟哭向秋旻詎識是生離積骨白浩浩汝歸終可安我去事轉艱家既異疇昔去住亦俱難況乃畢婚嫁百費萃兹年内方撫羣小外復給上官日夜聲嗷嗷孰與分憂煎夫妻不同苦不如寡與鰥汝幸毋我尤我行偶迍邅人道無終乖天運久亦還豈復長流蕩庶往共饑寒

憶子

綿綿我瓜瓞引蔓空爾長有子將得力棄之往他鄉他鄉與故里兩地永相望獨有中天月遠照雙松堂雙松我所植念之猶不忘況復兒與女不見今六霜大兒踰弱冠有姊同已長想當望我時齊行松樹傍見樹不見父嗚咽淚成行小女年尚稚與弟走踉蹡相呼戲樹下何處褰父裳反哺有慈烏跪乳有羔羊人事獨睽乖俛仰我心傷

念姊

淮陰古壯士猶感漂母情而況我同氣由來恩愛并一朝遭世患舍之以徂征惟當欲去時涕泗下交傾荏苒歲年莫兩鬢各星星每念焚鬚事怛焉心内驚老去成飄蕩所志在偷生顧枉申申詈詈我久遠行我欲喻中懷獨有絃歌聲絃歌清且悲一鼓淚已零再鼓三歎息四座不忍聽可隨晨風去長跪陳素情

思弟

將老計轉拙故里不得安兄弟各東西何用保餘年前

時吳山上與汝酌東軒已知是久別盃行淚如泉征夫
懷往路居士戀故山音容從此隔望望兩心酸去冬得
汝書知汝病未痊道遠不能顧掩書一長歎邇來頻夢
汝喜汝無病顔生死方未知誰能詰其端自嗟農家子
止合老田園才疏學更誤遂為塵網纏晚節益零落何
日得歸旋仰視雲邊鴈羣飛必相連徘徊失所從愴然
摧心肝

示姪

老來逃世難心力豈能及賴有平生親得免諸患入時當萬里行所向輒險澁山多虎豹虞水有風浪急自非吾骨肉誰能去鄉邑已遂伯陽適尚灑楊朱泣何邦爲樂土仍期共棲集囊中黄金盡資用將何給豈惜終憔悴在困難獨立憮然念猶子詠言著斯什

懷友

貴盛多士趨衰賤親交棄投老涉險艱誰人敦氣義往歲客吳越保身無善計風雨交横來倉皇不知避陰雲

竟日起龍蛇沸相噬咫尺且莫期千里詎能致徘徊畏途上所向色憔悴不有高世士緩急吾何恃時時想舊情涕淚滿衣袂恨無縮地法一見陳往事絶塞悲鴻鵠秋原老騏驥同心不在眼蹉跎愧前志

賤生述懷呈在座諸公

靡靡五月中忽忽值初度載覩此身世安得不悲慕我自弱冠來早已失恃怙莫攀墳上栢幾歷歲華莫一官蕪榮親乃與禍機遇不得顧妻孥誰能問邱墓三歲客

東海月夜鵲飛樹餘年尚幾何未知止息處幸有同心人相期此漂寓投身豈無所揆意難即去今日定何日兩鬢已垂素猶子請揮觴邀賔强笑語詎識忘憂物翻是傷心具我親長已矣我兒今孰撫一女年亦笄誰與畢婚娶固頼慈母在艱難營近務終愧為人父有子不能顧盛衰豈人為賢愚亦天數茍不替宗祧何憂復何懼我躬且不閲尚暇身後慮

近覩以大鶴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併

述巳志云爾三首

輝輝凌霜葉歲暮靄顏色宜哉固窮士秉心如鐵石志乖尚欣豫道勝豈愁寂冠服自今茲操行真古昔挾冊時政寒照簷光巳夕孫生讓苦心袁安同至德長風掃凝塵荒苔翳行迹知音諒巳稀守賤何所惜棲棲東鄰子亦脫卞公幘

內懷松桂性外抱霜雪色心巳委窮通家豈問儋石義廩餉饑劬僧榻借禪寂晤歌度芳晝清嘯終遥昔避世

多歲年卧病幾晨夕使者求顔闔邦伯候龎德塵中既
息交物外姑屏迹但期高士賞豈顧癡人惜緼袍苟不
恥無言受衣情
傷禽有驚韻達士無怨色彼道政多岐我心非轉石遥
途寄孤蹇衡茅守虛寂新喜絶方來故歡慚宿昔靡靡
念平生厭厭閲朝夕青黄信為災支離乃其德老聃尚
蓬累宣尼猶削迹蹈道苟勿愆没身亦何惜且共酣中
人一笑穿吾情

九靈山房集卷十五